矿山上的红云

□ 王洁丽

莫不是那天上云织了锦缎？莫不是那锦缎落入人间？四月的金川国家矿山公园，是一幅粉色点染的美丽画卷。

山脚下，一字排开的小汽车，告诉你此刻山上已是游人如织。只是尚未闻见人声，就已被清浅的花香牵引。那香，不像栀子那么芬芳馥郁，不像丁香那么浓烈袭人，不像牡丹香中带涩，也不像梨花寡淡无味……那香，丝丝袅袅，就像夕阳下屋顶的炊烟，若有若无，似在这天地间闲游，又似在旷达中迂回，神龙见首不见尾，颇有闲云野鹤的自在。

不出意外，眼下矿山公园已是“桃之夭夭”，正是桃佳人风华绝代之时。

周末，携好友拾级而上，朝阳刚刚铺洒大地，我们爬上最后一个台阶。抬头间，仿佛来到一个盛大的婚礼现场，粉红色的浪漫布满山坡：簪花是粉色的，手捧花是粉色的，花道是粉色的，拱门是粉色的，人们脸上的笑容也是粉色的……每棵桃树都像一个待嫁的新娘，浅笑含羞，风姿绰约。朝阳俯身，似送给大地的初吻，为她粉色的礼服镀上一层金纱，那清纯里又多了几分华丽。晨露尚未干涸，粉红的花瓣愈发娇艳欲滴。人们拿起手中的相机，纷纷和桃新娘合影，沾染她的喜庆，赓续春天的祝福。

我和好友牵手，一步步漫入桃林深处。我戏谑道：你今天看起来格外好看！她回应道：一日误入桃林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我们嬉笑着在桃林穿梭，与桃花耳鬓厮磨，身上、脸上、头发上，都被花香一遍遍摩挲，那味道清新淡雅、沁人心脾，比任何一种香水都令人心旷神怡。仰首间，一簇簇、一团团的花落入眼底，近一点，再近一点，就看见那桃花瓣薄如蝉翼，粉白色的花边，往里便是浅粉色，离金色花蕊越近的地方，花瓣的颜色越深，呈现深粉色，颇有几分艳丽。一阵微风拂过，片片花瓣雪花般飘落，顿时，我们就淹没在那漫山遍野的浪漫里，飞花入梦，时光沉醉，我不禁轻声吟诵：

那一年，孔雀石前桃花正盛
星星瓣瓣落入坑池
那一刻，坚硬的矿山柔软了腰身
桃林闪烁金属的色泽
花城四月，你可闲庭信步，你可放马南坡
……

生活的琐碎在那一刻被妥善安放，心里又有诗和远方。

不觉然间，我们已经远离看花的人群，只落得一个桃花的世界，心里浮现出东晋武陵人觅得的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公笔下的世外桃源静谧祥和，却是一个虚无之境，是他梦寐以求的世界，而这片桃花林，坐落在矿山之上，近在咫尺，却是美得如梦境一般。

直到太阳漫过头顶，我们才步出桃林。桃林外依然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父母牵着孩子的，有儿女扶着老人的，有风尘仆仆的摄影师，有白发苍苍的画家……孩子们在这里寻找春色，把一个崭新的春天记在笔端，画家在这里描摹春景，用颜料勾勒生活的斑斓。摄影师定格了很多画面：爱美、爱春天、爱万物、爱这花香四溢的人世间……

回望桃林，已是夕阳满山，我问好友，问矿山：

是谁，打翻最贵的香水？又是谁，扯下了粉红的云霞？

矿山公园的春天，让人不由赞叹——

最美人间四月天！

沉睡的农具

□ 吴玉琴

又是一年播种季。

老家新房一隅，犁、锄头、镰刀等农具静静地躺着，像是在做一个长长的梦。

农忙之前，父亲便把农具检查一番，这些农具，仿佛从一个幽长的困梦中醒来，伸着懒腰。地，犁铧一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犁地时，套了牛，扶好犁把，鞭子一甩，牛摇摇晃晃地前进，父亲跟在后面，稳稳地走着，一副很神气的样子。犁铧新翻的泥土，温热，清新。小时，总爱跟在后面，新犁的地软绵绵的，很是新鲜。想着土地的神奇，也想着犁铧的神奇。哥哥也好奇，趁父亲歇息的空，也学着父亲的模样，扶紧犁把，吆了牛。牛倒也听话，走了；可犁却不听话，歪歪扭扭的。只好撒了手，原来犁地竟是技术活。后来，家家用铁牛犁地，老式的犁，已无用武之地了。

老式的土耧，做工精细，外涂桐油，工艺品一般。漏斗下方，系一小石块，播种时，绳子来回摆动，种子便均匀流出。摆动的小石块，当当作响，空寂的原野，便有了天籁之音。一耧一耧，直直地，耩过来耩过去，便种下了农家的希望。待到出苗，一垄一垄，齐齐整整，眉清目秀，令人赏心悦目。

出了苗，也出了草。这时节，该锄头登场了。农家将锄头磨了又磨，锃亮无比，锋利无比。这也是庄稼人施展拳脚的好时候，握紧了锄，前腿弓，后腿蹬，锄头上下翻飞，三下五去二，几垄就到了头。一个个恣肆疯长的杂草，也就蔫头耷脑的，不再张狂。只有庄稼，安安静静地生长着。锄头是幸福的，因为大地，给了它施展才能的地方。同样，大地也是幸福的，好像给自己理发一般，眯了眼，安逸地享受着。

收获的季节，镰刀，架子车，杈，木锨等农具也纷纷亮相了。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庄稼人用起来得心应手。

机械化了，这些农具，也派不上用场了。搬家时，我们都劝父亲，没用了，扔了吧。父亲竟是不舍，将其归置老屋一角，回去时打量一眼，也是亲切的。那些农具，遗弃在角落里，如被冷落的孩子，孤零零的，无精打采。它们无聊了，刚开始，也会窃窃私语，怀念着旧日的时光。更多的时候，它们都沉默着。再后来，便都昏昏沉沉睡去了。

在老宅再见这些农具，觉得它们依然是闪亮的，温暖的。因为，我们的血肉之躯，有着它们的支撑。它们，早已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生命。

沉睡的农具，如慈祥朴实的父辈，静静地躺在光阴深处，似乎在等着，在我们的记忆里醒来。

河西走廊的生生不息里，它们曾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山一程，水一程，关山重重，它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默默品读它们，读它们真实存在的历史过往。一件件沉默的旧物，似乎依旧散发着岁月的香气。似乎，它们清浅的呼吸犹在，朴实的笑意犹在……这些美丽的存在，于岁月流光中，无声无息地代替那些已经消失的生命，闪着令人温暖的旧时光。

另一种相遇

□ 孙志明

元旦夜，火锅店，跟家人庆祝新年。

邻桌一位看起来稍比我年龄大些的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脑子里斗转星移，时光倒流了50多年，我的小学老师蔼然可亲的面孔从脑海里跳了出来，而且就在眼前。

走神中被老婆提醒，吃吧吃吧，盯着人家老太婆多不礼貌。

不盯不行呀，她是我的小学老师。

哦，确定吗？

基本能确定，但有点儿疑惑。

疑惑啥？

她应该更老啊，我跟你算算，我上小学时，她应该是二十来岁，我已六十几了，她应该八九十了吧，你看她，不像八、九十岁吧，顶多也就七十左右。

那也不一定，人家心态好保养早，显得年轻。

话是不错，但我总觉得有点儿疑惑。

她那一桌跟我这一桌一样，有老有小，都飘溢着节日家庭聚会的喜气。她偶尔也往我们这桌扫一眼，但我能看出来，也就是扫了一眼陌生人的那种。我特意盯着她，跟她的眼神甚至对视了那么一两秒，她的眼里并无我希望能看到的静水微澜，我仍如空气一样。

世事离戏只有一步之遥，人生离梦也只有一步之遥，就算静水微澜，也比沉默来的坦然。

半个世纪了，她的一生中早已没有我的任何影子，我能理解。

可我的心已波涛汹涌，按捺不住，做不到微澜初起意先宁。

我的注意力已不在火锅里了，跟孙女换了位置，离她更近些，翘起耳朵。老人必定是老人，话不多，但偶尔几句，还是进了我耳。不错，就是我的老师，音容笑貌跟刻在我脑海里的一模一样。

我坐不住了，心里潮声浪声去又来。上小学时她对我的关怀，时常给我买的铅笔本子，还有她儿子穿旧了的球鞋……在那个年代，我心里她就如我妈妈一样，五十多年了，这会儿沉屑如香。

梦里也没想到，我已老了，还能在远离老家五十多公里的市区遇见她。可以说，自从我成年后，我就再没遇见过她。

犹豫再三，跟老婆悄悄说了一声，让服务员再拿来个小酒杯，两个都满上，一手捏一个，鼓起勇气，到她身前，躬身，她们一桌人诧异的眼神掐不死我的诚心和热情。

张老师您好，您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我忘不了您，我是您的学生，没想到这么多年能遇见您，这是我的荣幸，我给您老人家敬一杯酒。

她连忙站了起来，动作麻利，但眼神闪过一丝迷惑，接着更加惊诧，你是……谁……呃呃……哪个学校念小学来着？

我的眼睛始终没错开她的双目，说了我的名字和学校名。

哦呵！她长叹一声。

市里就管一县一区，我一说学校名，生活在县城里的她肯定很快会想起来。

她确实也想起来了。她的眼睛潮了，我的也潮了。

十几秒，她没说话，但嘴唇明显抖动着，跟我对视着，长长吁出一口气，谢谢你还记得她，但我不是你的张老师，我是她女儿，你的张老师早不在了。

短暂的沉默中，我的老脸有点胀，比喝大了还红。喝大了脸只是红但不胀。

没有其他人尴尬，除了我。

您跟您妈妈太像了，请您原谅我的冒昧。

我捏着的酒杯有点儿抖晃。正要说声谢谢离开，她却笑着接过酒杯，跟我碰了一下，仰脖喝了。

然后呢，就是然后话就多了，我坐在她旁边，交织在互相问候，回忆，怀念，感动的话题中，肚里多落了几杯酒，尴尬的气氛也偷偷溜走了。

金川西湖一隅 （油画） 王峰

川流

“书山”有路

□ 张新元

物质上节俭，精神上富养，这是我祖父辈留下的家训。父亲给我种下了个“根”——读书写字。回望“三十功名尘与土”，书仅仅反复阅读了些大学时期的专业书，有些古典文学典籍在案头、床头、卫生间毛巾架子上，翻看得有皮没毛了。泛读的文史哲少，工科类、实用技术性的更寡。

父亲年轻时也是“秀才”，部队连队文书，复员分配到金川工厂后，工作之余陶醉于书法。他微薄的奖金都偷偷地买了字帖、毛笔和墨汁，唯有纸张舍不得买，就在平房小院子的水泥地上写，“欧颜柳赵”“苏黄米蔡”统统临摹、颇有所得，一时成为金昌市肇始以来的“书法老人”。

遗传基因在人生的后天还会赓续，我深信不疑。我成年后就莫名其妙地接续了父亲的“隔空传话”，业余专注于翰墨金简，一发不可收拾。不知何时起，也不知何时止，写字成了我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每每夜阑星稀，我还在书案前摹写不辍。开始，家人感觉我非常“破烦”，不免揶揄讥讽，后来看我没有停步的想法，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应该是从唐代那位落魄书匠孙过庭草写的著名书论《书谱》发轫的。那是一部原稿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文采斐然、笔意瑰丽的3600多字的鸿篇巨制。每当“漏断人初静”，那位风度翩翩的幽人就向我走来。他生于公元648年，是江苏苏州人。孙过庭“曾官卫胄参军、率府录事参军”，官至率府录事参军，说白了就是给县衙打杂的。就是这样希冀在仕途上大展宏图的人，恰恰命运多舛，各种遭遇和他一次次开玩笑——越是胸有大志，越郁郁不得志。唐代接盘了隋朝、甚至六朝以来的门阀制度，实在是一个“拼爹时代”。无数个夜晚，他忘情于案牍，醉心于翰墨。在《书谱》中，他洋洋洒洒回顾了汉晋四位大书法家（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及不同的书风，指出他们所创造的书法风格是古朴而富于现代美感。他又和四百多年前的王羲之穿越时空隧道，深情对话关于魏晋笔法。他几乎超越了当时的世俗，打破了规范的汉字结体，沿着没有路标的草书道路一路疾驰，其草书在模仿王羲之和王献之的法度上无人能出其右。又过了三百年，自命清高的宋朝米芾不得不说，“（孙过庭书）用笔破而愈完、飘逸而愈沉着、婀娜而愈刚健”。

看淡了功名利禄，摒弃了灯红酒绿，孙过庭在四十岁时，遭到小人谗言，失去了小官职位。辞官回家后专心研究书法，但由于贫病交困，未能完成他的著作，最终在洛阳植业里客舍中悄然逝世。记得2020年秋，我第一次在金昌市书法篆刻展览的作品就是“节临《孙过庭书谱》”。直到后来，书界道友戏谑我为“张书谱”，我也以为然。

孙过庭承前启后开辟了新的草书书风。他说：“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三年以后，我觉得孙过庭“不够用了”，回过头从魏晋时空寻找书法源头。唐太宗李世民的那篇神品一样的文章，让王羲之的后人怀仁和尚以集王字的形式，成就了新的艺术高峰《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一位伟大天朝的皇帝，一位青灯古佛的和尚，围绕唐玄奘西天取经和广播佛法的大事件，所有的机缘归纳为一部“圣教序”经典，何其幸哉。我昼夜不思茶饭，心心念念都是那些跳动字符和文化精灵。三年后，我的毛笔渐渐触及《集王字周孝侯墓志》《集王字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兴福寺半截碑》，诸如右军《兰亭集序》、杨凝式《韭花帖》、苏轼《寒食帖》、米芾《蜀素帖》，在我的夜晚熠熠生辉，如饥似渴地淘漉那沉积在历史长河里的晋韵宋意。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这是唐朝诗人韦应物的一首禅意诗，诗题是《秋夜寄邱员外》。古人科技没有如今发达，所以生活步步慢，不赶。韦应物的朋友丘丹那时在临平山学道，一个秋夜他不由自主地想念朋友。在他笔下，同一空间里，可以呈现不同的时间；同一时间里，也可以呈现不同的空间。以景语、情语从容落笔，浅浅着墨，表达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这就叫做“会古人意”。我的书法之路，就是每每和“幽人”会面，看起来却隔着几个世纪。每当冬夜，夜阑星稀，抓起笔来净手焚香，读咏抄写《金刚经》与古人会意，颇有“山中松子落”的空寂和自足。写字累了，就在案几兀自把玩那些石头印章。有早年在兰州城隍庙刻章子的薛虎峻先生的“家在河西”，他现在已是全国顶流的篆刻家，西泠印社“河西第一人”。还有国内知名篆刻家张大愚先生的“凉州平沙”，孙开仁先生的“志在千里”，王杰同志的“般若佛”。把玩之余，心满意足，顿然生清净心，欢喜心。

梨花把春天的门打开（外一首）

□ 蔡忠原

花朵雪色的信笺从枝头展开时
大地正肆意展开春天的画卷
推开冰雪，寒风，沙尘以及岁月的枯燥
说十万朵梨花已签好契约
在城市的玫瑰谷，植物园，以及西湖迎接欢喜

山谷间沉睡的花朵忽然绽放
我们踩着轻柔的风，听着春雷歌声
把希望种成雨滴 诗歌化作闪电
而杏花酿成的老酒沸腾了大街小巷
夜色下，金娃娃跳起欢快的锅庄
鹅黄的柳，猩红的榆叶梅，粉白的杏花
都在欢庆春天的如约而至

雄鸡啄碎喷薄的朝阳，万丈光芒普照人间
大地起于喧嚣，城市迎接幸福的脚步
开拓者的雕塑，守望着街巷里暖暖的灯火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二十四节气铺陈在西湖通幽的曲径
白天鹅展翅欲飞，被碧波涟漪挽留
直到所有春天的气息都爬上树的枝节

花影簌簌摇动在人群之中
有人掀翻银河的酒坛，金川峡的碧波
滋润着紫金花海。汇聚天河之水于龙湖凤
月光瀑布般倾泻，我们站在矿山公园
粉白与绿色的漩涡中心，看春天开怀大笑
抖开缀满新绿的斗篷

梨花碎梦

我要让那万千梨花入我美好的日子
在梨花下，下棋，读书，饮酒
小鸡吃着嫩芽，老狗望着夕阳
我把唐诗宋词洒进小城的山谷
等待着春天瀑布般撒下苍穹

春雷在云层深处翻腾，洒下万千细雨
洗涤尘埃，翠绿在一夜之间舒展
翠鸟啄食新泥中冒出的嫩芽
燕子衔泥，老牛架着铧犁走进田垄
我正把，整座城市的春光
装进晃荡的静好岁月

枝桠举起未开封的请柬
当第一朵梨花解开盘扣
允许所有雪白从枝头迁徙到韵脚
云絮，正编织一张“金昌蓝”的屏保
白的杏，红的桃，黄的迎春花
每一个枝头，都是斟满的春意
怎的就醉倒了，小城的万家灯火

一札旧情书

□ 匡文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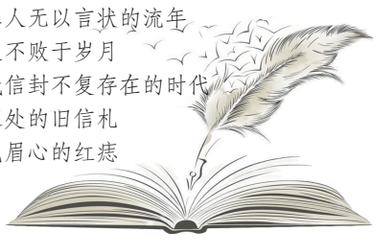
家门外墙上的信箱还在
空洞的嘴巴吞吐尘埃
是一只昼夜张望着的眼么
曾经每每投入胸腔的使命
早已杳如黄鹤

这是一个无人写信的年代
信纸信封都失去存在感
迅速撕开信封 热切展开信纸
让一笔一画勾牢瞳仁
如今只沉浮于梦境

幸运在书柜深处
幸运的部落还原往昔
小小物件陈旧或简陋
依然触得到体温与呼吸
曾经的一个个时辰就此穿越而至

一札旧情书是部落的至尊
只消焐在掌心
字迹便雀跃进心跳和血液
话声与笑语便驮我上鞍
骏蹄和长鬃 将我这朵格桑
碾碎继而抛洒成星星

我将自己焐在掌心
焐紧二人无以言状的流年
没有人不败于岁月
在信纸信封不复存在的时代
书柜深处的旧信札
就是我眉心的红痣



本报地址：金昌市金川路98号 电话：8812174 邮政编码：737100 金川集团金昌立昇实业有限公司承印 电话：5973613 5973615 5973617 每周星期五出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6203000000010